

重脩志序

弘治戊午

新鄉令

邑人



粵自天地既判山川奠形由是風景呈制人物神發而沿革因之以錯行矣夫天地道之經也山川理之緯也風景氣之弼也人物靈之驗也而沿革則時之變也道以經之理以緯之氣以弼之靈以驗之時以參之而志無不萃焉夫志也者其來尚矣君子曰經則緯緯則弼弼則驗驗則參聖人之教備焉聖人之教人志也非直爲詳覽一邑之形勝而已將使善無不揚惡無不擯有今之視昔後之視今之意焉故曰聖人之教備焉維國有史維郡邑有志志之所係其大矣乎予與六泉王子河濱婁子嘗覽舊志則

陵川縣志

序

見夫殘腐而陋冗劇而紊苟簡而嗇何以志爲于是考古蒐迹徵圖究典旁摭遺逸兼詢父老久之今昔沿革名地故實佻若少備廼取舊志剡其繁蕪括其要領舉類分章隨裁辨體表規制以明則備辭蹟以存古要簡確以稽實詳論列以盡義闕生存以俟定他如李義之孝趙鎮之義舊志亦且弗載今皆表而出之又如人物之紀亦畧而弗詳後將焉考今各爲傳以核其實夫仍舊弗妄也第序弗舛也芟腐弗濫也增新弗遺也弗妄則道以尊弗舛則理以莊弗濫則氣以昌弗遺則靈以昭而時之變者以順夫然後可以言志矣司政者倘垂省焉或亦足以考俗準治

而不蔽於所施矣至若章猷以經物昌文以詔來則尙俟夫能者思也豈敢哉

重脩志序

嘉靖壬子

知縣 趙孟乾

戊申夏初僕承乏陵川首詢縣志弗得僕曰志之爲義一邑之地理建置祠祀田賦官師人物事業文章皆於志乎是紀矧激勸人心敦崇風化治理之難易未嘗不與相須此志當脩而不可緩者方圖成帙而未能適當道下檄索之果無以應乃謀諸同寅及鄉士大夫學教官生員從加訪集於其缺者補之畧者詳之淺俗者潤色之浮誕不經者刪夷之其山川景象古邃幽雅之地咸親履而圖畫之

陵川縣志

序

二

書完欲梓僕心頗未安特命生員徐子燾王子權就高平黃門往川趙翁斤正之翁又於其目繁者附之以從簡近誇者黜之以就實至於關化理益風教而增飭其所未至者翁之力尤居多編成不以僕不敏命序僕亦不敢以不敏固辭嗚呼是典也積小成大考古證今不徒欲知一郡一邑事也集全晉之志而達之天下萃天下之大而會之一人之心者當道忠愛國家化溥天下之盛心也夫豈但廣一已之識見而已哉若夫今日考索編摩之詳筆削校正之當又諸君子贊成之力也僕何預焉

重脩志序

萬曆辛亥

知縣 許自嚴

不家食時每聞四方長吏咄咄嗟民之難治也已而視其民果犇馬駭鹿之不可羈繼乎而非也夫爭欲處先而未知持後無徒冤此黔首爲矣余以戊申承乏茲邑值饑穰不時拮据良苦越閱歲余旣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而吏民亦若安余之拙也害馬去猛虎馴種樹日孳新屋漸美不佞得藉手以無詒官常羞幸已厚矣又寧敢求多耶雖然建國君民有所與立之綱之紀不佞所當時時總萃而提衡者邑志非耶屬當報政之期卽會有下問不佞何以置對公餘亟取前志讀之廢卷而嘆曰惜也曆邇甲子矣而一邑之紀錄蕪沒不稱蒞茲土者汎汎然若北溟

陵川縣志

序

三

之一萍懵懵然若夜半投逆旅未曉辭去問其主人何不知也其所在物色何不知也余甚愧焉蓋聞之志以詎爲義媿惡不嫌並存利弊自可互訂寧披文以相質無虛張而失實不佞惟魯無似雅不欲扞此義亦惟是條依例附以無敢隕越先民省方辨政章在俟來之初意則已矣若曰孰是潤色之銓定之使泣氏之乘垂之不朽者則許子之爲也不佞何敢置喙焉然不能無慨於此有司之於邑誰非絲聯而桴合者得則俱得失則俱失得失之原既有所歸則官師一志似尤當兢兢今之志官師也率繡織語不則模糊語不則謾無軒輕之語矣此不過曰以明厚

或以避嫌也夫志一邑之實錄獨於官師則若沉若浮民咸屬耳目焉其何以風所稱難治或出於此乎余謂大抵一官之去率不過五稔邑志之脩當以此爲期何也官之始去也其撫拾最真而官之既去也其評騰又易公是日也進師生父老鄉大夫於庭品既定卽大書之曰夫夫也美政幾稗政幾始惠而終厲幾大瑜而小瑕幾夫然後於志法得備書者鱗次附焉曰某從某風勵之闔懌之也曰某從某委頓之凋瘵之也使後人觀之法戒凜然具在使當人聞之賢者可自庶幾于無過不爾頽口噤而舌不下者則非夫矣如是則有司之攷絃可強半或不率委於民陵川縣志

序

四

之難治其有療乎斯區區責備官師意也然未敢徑行其意也後有同調者請自不佞始可矣事旣竣謹識月旦以俟觀風者採焉

重脩志序

順治戊戌

知縣

黃國璨

鄉邑州郡之有志所以佐國史也而其制昉於禹貢職方間嘗讀二家之言見其紀九州也奠山川分土田慎貢賦斯王政之鉅者載之宜其詳若夫生齒之數穀畜鳥獸蕃息之宜雖細必書後杜氏之典王霸之治猥瑣不憚煩俶後世有所據而考証雖其鞅掌愴怛而無所亂經世阜民之道若是已故其籍必詳於史志蓋邑志者一方之史也

縣令者百里之命也以之佐王而殿邦輯俗無一物非王產也無一人非王民也無一事非王務也而政於是乎繫倘舉大而畧小逞華而遺實與歲更月易劑盈量縮罔知規前而利後烏乎可知此則可以喻志已陵川居太行之巔齒煩產薄民實病焉乙未冬余初受命爲令蚤夜孜孜稽其利弊以圖酌之爰諮掌遂得邑志乃前令趙公詮次而許公爲之重修迄於今戶口之盈虛繇役之輕重風土之盛衰人才之難易不無五十年一小變矣沿襲故牘罕所振刷其何以備目前之經制乎戊戌仲夏余開館延諸文學乃語之曰我

陵川縣志

序

五

朝鼎新政有因革茲欲更新其志誠難之也夫志不難於剿說而難於因時諸君子能因時以著文因文以昭實使守土者因實以釐事因事以畫政斯其難也僉曰誠難之也敢不各出其虛公殫其見聞正舛譌核名實兼攷歷代國史碑銘與夫稗官小說咸據其可徵者而又質之人情裁之天理以秩王章以嚴治紀以明物則以正人倫四閱月事訖閱斯志也經野分星正疆定制以至宰物宣化興學勸士及之旌廉汰墨擯枉昭良罔不鑿鑿可稽而鹽政時令諸書又皆足以達民隱正風俗翼贊經綸可襄太平之治謂止于記載陳編已耶余聞之嫗煦敷哺者一時之

澤也陳彛表極者百世之功也但得後之秩官常論此志  
惠利無疆此上治也斯非禹貢職方之所用情而杜氏王  
霸所由茂其績歟是以知協贊之力焉故併錄之

重脩志序

邑令 孫必振

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以察民俗以稽  
吏治郡邑視古侯國而無史官邑之有志意昉諸此膺良  
社之責者以時考事次其闕失式備一方之史亦猶行古  
之道也行古之道莫春秋若嚴美刺昭勸懲筆則筆削則  
削游夏不能贊一詞固千古史學之宗也而邑必有志典  
章存焉教化寓焉治忽辨焉以備考風徵獻之典詎不通

陵川縣志

序

六

於其文則史之遺乎然余竊有疑於今之邑志也疆里建  
置賦役物產風俗古蹟各有志不過稽其沿革仍其掌故  
以備考而已若無所爲可否也至於人物者治忽之所從  
出教化之所自起而典章之所自垂也前人之善後之表  
也前人之愆則後之鑒也今何以曳綬飛鳥者多志之曰  
某某爲循良而墨者不聞焉寒瘴司鐸者多志之曰某某  
真師範而庸者不聞焉科甲名經旁贊其政事宦遊之譽  
布衣儒雅傳會以忠孝節義之名不幾於美而無刺泛而  
寡當與將何以觀而感感而勸且懲也昔楚史記名禱祝  
專主乎記惡懲戒之義今之志獨不聞焉豈今人盡賢於

古耶抑志不足信如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耶今  
用慨焉修學之後將謀修志適奉檄徵邑志爲輯通志故  
也夫美而無刺或竊附善善善長惡惡短之意與條次外陋  
字畫魯魚舊者泛而寡當新者闕失未次何以備一邑之  
觀而辱大方之目哉將亟爲改觀羞囊不能佐棗梨費詢  
於耆宿畧爲點較以備一邑之志則可若欲取一邑之志  
一一愜予之志自附於行古之道則予未肯自信也雖然  
比字櫛句存乎志者也神而明之存乎讀志者也昔鍾伯  
敬高才達識耻以文人自了乃作史懷取上下數百年事  
掃理障决羣疑洗沉寃誅旣死是是非非一裁之以道義

陵川縣志

序

七

陶穉圭讀之曰此伯敬經濟之書也使讀志者能如伯敬  
之讀史自開心眼披星野之圖則思即官上應列宿何以  
無忝厥職弗獲罪於上帝也覩疆域山川則思何以設險  
何以制勝也俯城池之彈丸何以固吾圉坐公署而退思  
何以補吾過也視學校之廢則鼓之舞之以敷聖人之化  
承祠祀之典則敬而不瀆以貺百姓之庥也稽貢賦拜戶  
口則思何以省而不煩庶而不耗而且一切之利何以興  
弊何以革蠹何以剔也考人物之顯晦觀風俗之貞淫何  
以是非不致混同淑慝且能各別也摭往哲之遺文對韓  
陵之片石將何以登高作賦遇物興言不使簿書涸入山

水笑客也以時考事變而能通用其經權一裁之以道義則邑之有志詎非膺民社者經濟之書哉讀志而窺其要領識其大體以存典章以寓教化以辨治忽自附於行古之道予雖未敢自信乎亦聊以志吾志也康熙十三年艾月之望書

志序

邑令張琦

余承乏陵邑六年於茲矣視政之暇每思司牧者之卓然有操蔚然著聲施於不朽如漢之贈秩賜金璽書加勉所稱循良吏者愧未遑也然而考古証今用是夙夜匪懈故欲知官方之廉貪治蹟之最殿載在典冊孰可以令人勸

陵川縣志

序

八

孰可以令人懲者無如各郡邑之有志書也陵邑彈丸黑子斗大一城踞太行萬山之叢其篇章或缺焉而未詳其聲教或沮焉而未被使徒沿襲舊聞漫焉從事必不足以垂當時而傳後世况志也者不但列山川畫疆域備流覽已也若付諸庸庸者之手而未經名公鉅卿參攷而纂輯之其間風俗之淑慝人物之臧否與夫忠孝節烈之何以可續災祲譴告之何以可回胥不明示可法可戒之端則雖連篇累牘一輿圖書耳又何以稱焉今覽陵志爲瑯琊孫公所輯夫固先我而行之矣蓋志也者不但列山川畫疆域備流覽已也官方之貪廉必於志乎載之而蒞茲十

者非飲冰茹蘖飭厥簞簋不爲功治蹟之殿最必於志乎  
載之蒞茲土者非朝乾夕惕濟厥寬猛不爲功風俗之淑  
慝必於志乎載之蒞茲土者非形端表正寧爲水懦勿爲  
火烈不爲功人物之臧否必於志乎載之蒞茲土者非漸  
仁摩義寧爲保障勿爲繭絲不爲功至若忠孝節烈之炳  
如日星災祲譴告之響如桴鼓又何不於志乎載之惟在  
蒞茲土者捫之心而率之身且與邑之薦紳士庶相爲滌  
澆薄之習返醇樸之雅天時人事地靈人傑庶無不環至  
而立應也此余覽志之初心也他如幅員之廣袤建置之  
沿革以及姓氏之列饗祀之儀吉凶賓嘉之典志已載之

陵川縣志

序

九

詳矣又何庸更爲贅詞也後之司牧者其亦有興於斯歟  
昔康熙十九年陽月之吉書

陵川志前明洪治據邑人都永思序謂舊志殘腐苟簡因  
重修嘉靖中邑令趙孟乾乃云詢縣志弗得因訪集之至  
萬曆辛亥閱六十載邑令許自巖復行修纂入

國朝順治戊戌邑令黃國瓌重修康熙十三年邑令孫必  
振又重修序謂奉檄輯通志下令徵書以前志舛陋闕失  
欲亟爲改觀以羞囊不能佐梨棗略爲點綴以備一邑之  
觀故攷小序等皆仍舊本則其簡率已自謂不愜至十九  
年張令琦祇附一序名曰覽志其不加片語可知茲悉備

載原序中編校姓氏有可稽者并附序末庶不忘所自云  
明洪治修志邑人都永思 嘉靖志天水趙令孟乾 萬  
曆志井陘許令自嚴叅閱教諭聞喜張堯卿訓導隰州李  
養榮編次邑學生婁鏊婁銘和暖婁鏌趙三才督刊縣丞  
牛恒典史朱騰霄書錄學吏徐陂

國朝順治志鄆城黃令國璨 康熙志瓊璫孫令必振叅  
閱縣丞固始胡北奇訓導河津張其蘊全校典史王揚邑  
人原任通判曹延庚訓導王有慶學生劉奇聲馮魏李麟

脩陵川縣志序

康對山海武功志約二萬言而意已足記云辭尚體要無徒煩言陵川萬曆年許志猶存半冊中尙簡約而弘治郡志且云遺趙鎮之義李義之孝而不書則從前荒略可知武功志志其所當簡陵川志略其所當志是簡又非其宜說者又謂志有史法夫志安得有史法紀星野方輿不似史詳營建貢賦不得史論官師人物不能史列選舉藝文又未可史何者而可用史法無已縮句約字爲之而又慮其不昭晰而况一邑也凡懸象之著明輿地之廣袤民物之繁夥事理之雜糅又必窮極古今察極細大安在其能

陵川縣志

雷序

一

簡要若武功之簡其所當簡正不必以縮句約字之爲近乎簡而已前志自明季許志後一修於順治戊戌再修於康熙甲戌到今已六十二年其間因革攢益遷流興廢之跡揆之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之說已過之而烏可不及時纂修以承先而示後歟正於乾隆三年奉

命來宰是邑披閱舊志知前賢原有未慊心之語而按部就班中殊多未盡之處兼之六十載頗有不可不增修者因是用檢郡乘載攷陳編與邑之老宿合謀而重修之正沔之下士也雖一行作吏淵源世業其青瑣故物尙印初心乃不揣妄庸特提而論之匪敢曰創前人之所無亦未

始不開後人之所有固規舊跡實闢新塗俾後之踵是而  
循行者不無有徑術之可托焉乾隆五年重九沔陽雷正  
書

陵川縣志

發凡

天地山川猶是也曷爲乎修星不確指則無以證是土乃參伐象忽復變體慎不可也因重圖之并備說焉

方輿沿革攷詳於前而輿地中之疆域關隘有系是邑之推敘故較詳山川因之所云青萍插天之峰則從孫志營建於學校獨重學校天下之學校非一邑之學校今之學校有備不略者以一邑之學校實天下之學校所由始故

至貢賦不加於前也繭絲保障縣令審蘄嚮我

陵川縣志

發凡

朝之耕藉重農也蠲免振卹也丁則不加貢則屢省守土者宜體此意以視民

選舉一志近時少替夫前代之矯修畸行多卓絕一世者不徒以仕進相招也其隆於前而替于後亦自有機焉學人宜屬于後勿惟張於前則選舉之志應大書特書不絕書矣妄爲官師用以是冀

官師前人屬壁題名也有蹟盡傳之所謂某也賢某也不肖幸而傳不幸而不傳一任之民心

陵之人物可傳者多矣幸令此邑得仰先賢先賢古大人君子也據洛之脈一再繇於陵川帶經而鋤四野相望幾

與鄒魯齊販夫村婦亦道文理豈惟節行孝義儒林隱逸之傳所可盡乎列女亦足述也至于今宜猶有人在文詞外焉者耳有可著則著之然亦必合于志事是志之修緣郡伯鹿田先生以前年奉

命改州爲府後重修郡志有老友穆門周先生曾同商榷因招延荒署共事昕夕閱三月成書而幕中賓客會稽景君象元漢川姚君德亮咸與勞動應得並書

纂修一事本非臆決如有史傳及見他書者自應詳序外此非碑銘乘紀故老傳聞則未由而知乃訪及碑石吏人云悉具前志訪及耆舊寥寥寡聞按之前志又殘斷缺漏陵川縣志

發凡

二

如元進士蘇潤注云詳舊志進士侯公佐注云詳舊志進士趙悅趙俊趙復注云詳舊志元狀元武明甫武天和注云詳學碑記盧經官御史注云詳舊志明義士徐岐注云詳舊志夫既修新志應將舊志所有載入云詳舊志欲人仍向故紙尋討耶殊不得解韓陵片石豈無可語者而竟付之無何有之鄉吾知山林藪澤尙有高賢文獻無徵掩卷三歎

詳定前志已不一而足或後之視今豈無謬舛尙望諸君子從而較訂之不妨應時改定庶不至復貽後來者之誦

雍正乙卯重修郡志時縣各具一冊以上是時從康熙十三年以後續之者莆田林令學普與續修者邑人原任絳縣訓導劉堯藩廩生牛天育李和網羅六十年遺事及因革損益各條項取入郡志爰有成勞因并附見重九夜玉沙雷正秉燭載書於琴榭風清之屋

陵川縣志姓氏

纂修

陵川縣知縣沔陽雷正

編輯

會稽 景象元

上元 江祖壽

漢川 姚德亮

參考

儒學訓導雲中王紹舜

彙訂 邑人

陵川縣志

姓氏

原任太原府興縣訓導閻仲暉

原任絳州訓導劉堯藩

庚子科武舉劉堯興

丁酉科副榜姚璧

分理

歲貢生和植

貢生王綸

貢生王式序

監生趙克昌

訂閱

陵川縣志 卷一

星野志 第一

星野

唐一行山河兩戒二十八宿度數配地絡之南北陰陽此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之義陵川上黨之南谷上黨以為說其土若是其星亦若是二十八宿昭昭垂象也妖祥之觀吉凶之辨者誰與祗謹其人事焉耳矣為之志星野第二

後列觜觶星參伐星二圖載旁星易

辨正星

陵川縣志

卷一 星野

星象

證述

觜宿圖

唐志觜二度

座旗



觜



司怪

